



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

[美] 埃斯特尔·埃利斯 卡洛琳·西博姆 克里斯托弗·西蒙·赛克斯 著 陈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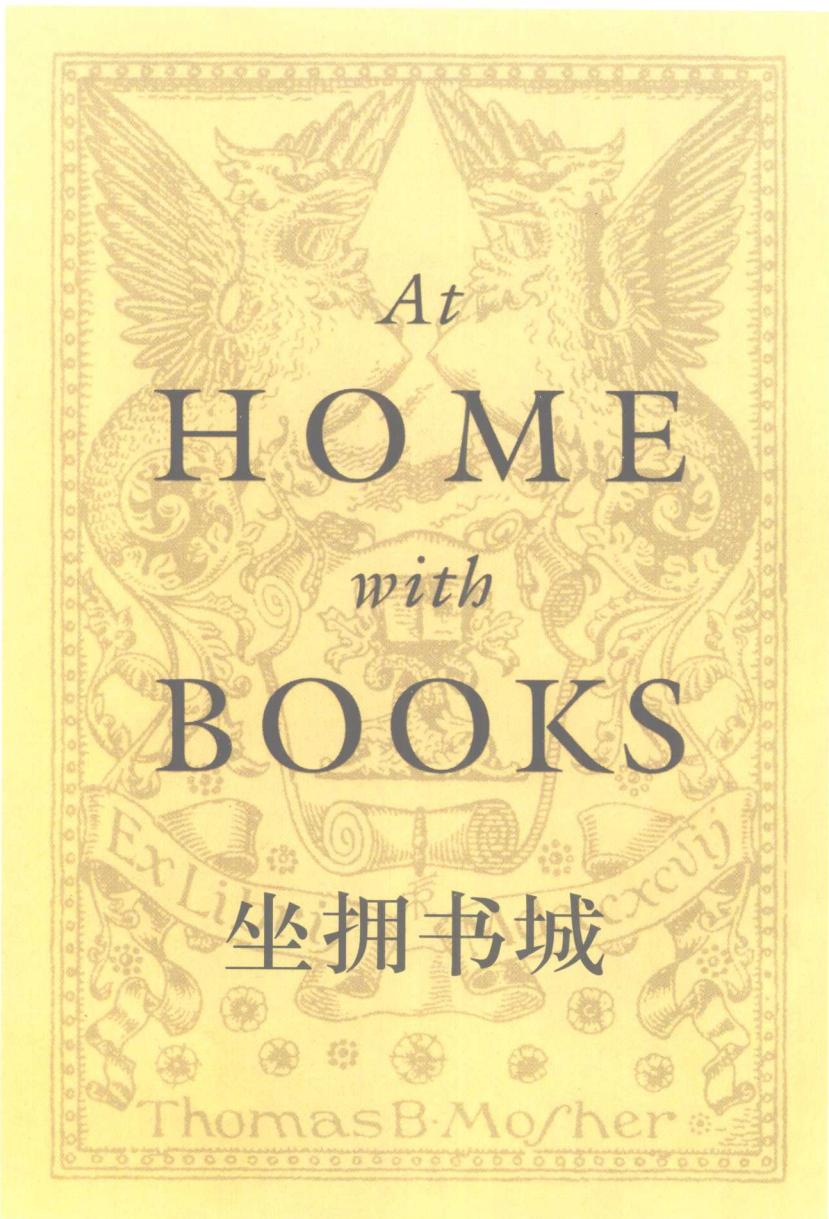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AT HOME WITH BOOKS



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
与书相处的故事

[美] 埃斯特尔·埃利斯 卡洛琳·西博姆
克里斯托弗·西蒙·赛克斯 著
陈焱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坐拥书城 / (美) 埃利斯 (Ellis, E.) , (美) 西博姆 (Seebold, C.) , (美) 赛克斯 (Sykes, C.S.) 著; 陈焱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952-6

I . 坐 … II . ① 埃 … ② 西 … ③ 赛 … ④ 陈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9791号

责任编辑 周运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坐拥书城：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

[美] 埃斯特尔·埃利斯 卡洛琳·西博姆 克里斯托弗·西蒙·赛克斯 著
陈焱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61,000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52-6/G·1259
定 价 95.00 元



致萨姆，最先肯定本书的人。——E.E.
给索菲和休，我喜爱的读者。——C.S.
给卡伦。——C.S.S.

中文版序

书可聚人。书的作用并不只是联结读者和作者、联结读者和朋友。书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地域的不同世界之间搭建桥梁。古往今来，书一直就有此功用。我们的书房所呈现的不只是学问知识，它们还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连。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奇曼的话来说：“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

此次应邀为中文初版的《坐拥书城》撰写序言，我深感荣幸。《坐拥书城》是我的第一本书，成书距今已逾十年，发行了十二个版次。此书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说明了书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书对每个人都有价值；也说明了能丰富生活和装饰住宅的个人藏书室正越来越有必要。我希望借助《坐拥书城》一书，让中国的爱书人与海外的千千万万的男女相联系，一起分享读书藏书、护书理书、与书共处的热忱。阅读拙著，中国的爱书人能看到人与书共处一室的多种方式，他们在生活中为书营造空间的奇思妙想，还有让他们的家显得美观整洁的摆放藏书的别出心裁。

《坐拥书城》于一九九五年首次出版于美国，如今又在造纸和印刷术的故乡中国出版美轮美奂的中文版。《坐拥书城》的初期几个版本发行于英国，后来又发行了意大利文版和德文版。我也收到了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法国等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深信此书在全球都应该有吸引力，有读者。世人咸知中国自古是爱书藏书的国度，迄今有增无减。想到今天我或许会收到中国读者

的来函，心情很激动。

据我所知，中国人藏书读书已有几千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总编辑艾思仁教授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国际化加速，对中国的书籍和藏书都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各行各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周游列国，得以体验外国的书籍文化。因此，有更多人使用外语，熟习外语，对外文书的兴趣和需求因而大量涌现。如今在中国有很多新的外文书籍译本在出版，这本中文版的《坐拥书城》就是一个例子。”艾教授还鼓励我：“这本书会在中国受到欢迎，找到读者的。”藏书热方兴未艾，一些中国城市因为可供购买的书籍又多又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读者、读书人和藏书家。

据我所知，不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家里都有很大的地方来特设一个传统书房，即使到了今天也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这和西方爱书人的情况相似。新一代的读书人已不只在家中的书房读书。我们多数人的住处都是小公寓，家里也不宽敞，所以处处是书，为书环绕，触手可及。而我们也会随处读书：卧室、厨房，甚至入厕读书。看看本书的很多图片就可明白了。按书中琼·瓦什的话来说，她形容自己藏书上瘾，最爱在浴缸里读书。她坦承自己在浴缸里读书的妙思，是受到一位十八世纪的德国饱学之士的启迪。此人把荷马的诗篇印在橡胶上，这样在沐浴时也可吟诵。

读书人都爱讲故事。本书描述了四十来位书迷的书房，瓦什就是其中一位。我同合著此书

前言



上图

图中是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阿利斯泰尔·霍恩的书房，原先是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谷仓。

的卡洛琳·西博姆以及摄影师克里斯托弗·赛克斯一起走访了欧美的书迷。他们对自己，对其珍藏和起居同住的书籍，都有故事可说。有人跟我说：“书塑造了我们。”“人为书设立安身之处，书让家成为家。”“书限定了我们的生活。”“书是我们生命线和时间线。”

爱书人也是评论家、电视节目评论员的罗杰·罗森布拉特告诉我们，柏拉图去世时，枕头下有一本书；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死时，肘放在摊开的书页上。作家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说过一句话：“磁盘和书不同，你总不能带一张软盘片上床看吧！”她观察到的这点倒是更切合这个时代。

爱书人也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对于地板上高高垒起的几堆书，建筑师罗伯特·A.M. 斯特恩能把这些书预想成山水丘壑。他说：“角落里成堆的书不会让我不爽。我心目中的天堂是吃饭和睡觉时都有书环绕……图书馆应该是一个鼓励人与人互动的地方，可让其他人分享学习的经验，交换思想，分享迷失于其他世界的经历。”

是的，爱书人总能让人觉得惊奇。本书中有一张图片，可看到滚石乐队成员基思·理查兹埋首在他数量惊人的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小说书里。他说了句心里话：“长年累月在路上，是读书在指引着我。这么多巡回演出是很无聊的。读书可以解闷。”

爱书人也是值得相识的好心人。说起那些点燃读书藏书之情的书籍，他们总会娓娓而谈，生起思旧之情。他们仍留着儿时的第一本书。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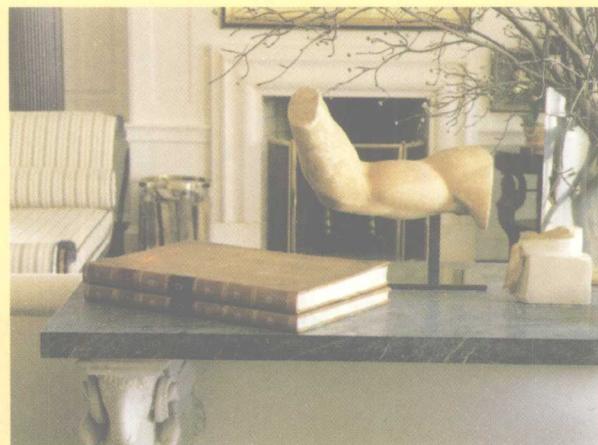
谈到别人朗读给自己听的书——父母、老师、图书馆馆员、邻居或者亲朋介绍他们阅读的书。人的一生，多半与我们在不同时期的藏书和读过的书籍分不开：上学时读的书，外出旅游时携带的书，教人烹饪的书，指导我们去爱去学习、为人父母、与人相处的书。我们读书以增广见闻，开阔胸襟，从而熟悉艺术和音乐，了解英雄豪侠的生平。我们读书，从而与我们想了解的错综复杂的人群和万国相连。书让人联合起来！

有读者称《坐拥书城》是一个描述读书和文字的盛典。拙著对于爱书人、藏书家、护书者在保存古今典籍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深表敬意。另外在藏书家的访谈之间还穿插了几个章节，讲述了设计和管理家庭藏书的方法：藏书入门之法、书之敌与保护神、书架的艺术、书房照明和现代家庭书房装饰的妙法。

中国人爱读书爱藏书，风气日盛一日，与很多美国人可堪媲美。今天的中国读书人能获得购置图书时所需的信息，享受读书的乐趣，为子孙后代保存藏书。诚如我在序言开始所说，知悉上述情况让我感到莫大欣慰。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正在推动中国人民前进的巨大变化衷心感佩。希望拙著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连通中美两国及其人民，并借助两国国民的爱书之情，建立友谊，促进交流，增加相互理解。

埃斯特尔·埃利斯

二〇〇八年一月七日



堆满墙壁的书房

- 141 斯坦利·巴罗斯
145 尼古拉斯·巴克
149 芭芭拉·克森布拉特-金布利特
153 肯尼思·杰伊·莱恩
155 尼尔·史密斯

158 闲话藏书票
160 书籍装订和维护技工

文人的书窝

- 167 琼·斯坦
173 理查德·霍华德
177 约翰·理查森
181 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
185 查尔斯·赖斯坎普
189 希腊科孚岛“读书社”藏书楼
191 费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
193 罗杰·罗森布拉特

196 书之敌
202 书房梯子

独处读书之乐

- 209 基思·理查兹
213 彼得·卡纳尔
217 华尔特·特肯和简·特肯
219 基蒂·达莱西奥
223 弗罗拉·比德尔和西尼·比德尔
227 迈克尔·凯西和艾琳·凯西

228 著名的大图书馆

233 资源指南
234 善本书商、书店
238 书市
240 书籍装订和修复
241 书房家具
244 书房照明
246 书房用品及精品指南
247 世界著名大图书馆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 前言

激情澎湃

9 约翰·斯塔布斯和简·斯塔布斯
17 西摩·德斯特
21 德文郡公爵
25 鲁丝·萨克纳和马文·萨克纳
33 维克托·尼德霍夫
37 保罗·盖蒂
41 洛伦·罗思柴尔德和弗郎西丝·罗思柴尔德
45 小米切尔·沃夫森

48 英国乡村书房

52 书镇海伊

书房美景

59 罗丽·马利特
61 伦佐·蒙贾尔迪诺
65 泰蕾莎·哈里斯和欧文·哈里斯
69 托马斯·布里特
73 理查德·明斯基
77 米歇尔·奥卡·多纳
83 蒂莫西·莫森
88 如何整理藏书
92 藏书入门须知

设计师

97 迈克尔·格雷夫斯
103 罗伯特·A.M. 斯特恩
107 比尔·布拉斯
113 大卫·希克斯
117 琼·瓦什
123 杰克·勒诺·拉森
129 保罗·埃米尔和赫塔·埃米尔
132 书房的照明
136 书架的艺术

坐拥书城

“灵魂之药房。”

——古罗马图拉真大帝广场图书馆的铭文

为什么我们对书籍如此一往情深？为什么我们一生大量聚书，毫无节制？我们的藏书除了用作求知，还有更多象征意义——书籍便于携带，价钱适中，又赏心悦目，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相连。芭芭拉·塔奇曼^[1]写道：“没有书，历史会喑默，文学会失音，科学会瘫痪，思想会停滞。”我们对书的那种难舍难分之情，似乎是与生俱来，即使是信息革命和电脑光盘的侵入也未能取而代之。

拾级而上的书架，连接两间房的书廊，把一个房间分成两半并分隔成开阔空间的书墙，从门廊到阁楼天窗的书，把房间全占满了。藏在嵌镜大门后面、保存了作家的个人记忆和创作隐私的书，浴室里的书，摆在靠墙桌子上准备处理的书，堆放在床头小几上平时倚枕阅读的书……书就像小孩子，总是那么缠人，总是那么可爱，可有时又让人受不了。

入主白宫的好几届美国总统及其家人都爱书。例如克林顿夫妇就泛览群书，从政治科学到惊险小说，全都囊括。他们初进白宫时，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书架不够多。他们明白，没有自己的书，白宫绝不会有家的感觉。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学校长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Shapiro）的轶事。他从密歇根搬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担任校长。搬家前，他的妻子请了一个研究生帮忙把他们夫妇俩的几百本藏书编目和装箱。他们决定按主题来分类，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科学、游记等等。她说：“这样便于我们使用。”可是到了后来，离那次搬家多年之后，夫妇俩又积聚了大量新书，此乃学者所熟悉的职业“危险”。这些书该怎么处理呢？她笑道：“我们只能把另一间房变成书房了，呵呵。”

谁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呢？什么是存放藏书的最佳方法？有人认定应按字母顺序，也有人主张按主题，大多数人说应该把书装箱放在地下室。有些注重视觉效果的人甚至更极端，要按书籍封面的颜色来摆放。薇薇安·夏皮罗（Vivian Shapiro）认为，她的新书房要启迪人的心智，要与最新出版的

[1] Barbara Wertheim Tuchman, 1912—1989, 美国历史作家，著有《八月的炮声》(The Guns of August)，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和第一个月的经过；另有《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均获普利策奖。——译注

新书隔绝。所以要采用另一种分类法——按书的出版时间存放。不断拥有新书，永无止境，爱书人仍是左右为难，而这个正是《坐拥书城》要表达的主旨。本书还有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比如怎样在较少的空间摆放更多书？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感到书籍侵占了生活却又一日不可无此君时，该如何应付？

以前读书只是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雅事。对从事室内装饰的工匠来说，怎样安放某人的藏书并非难事。据说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巴比伦王国出现了第一个为后人所知的藏书楼。耶路撒冷的圣殿（The Temple at Jerusalem）有一个宗教藏书楼。个人藏书开始在古希腊出现，同时设立公共图书馆专藏本国大剧作家的作品。大多数中世纪的书房和藏书楼均设在修道院内。到了十五世纪，梵蒂冈建起了公共图书馆，后来成为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最早的大学图书馆当属巴黎索尔邦神学院图书馆，建于一二五七年。其后两百年间，欧洲大部分其他大学图书馆相继成立。

随着读书人的数量大增，识字成了应得的权利，用来藏书和读书的地方成了室内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到十八世纪，出现了一种社会礼节，认为任何一位体面的绅士都应有一间设计雅致的书

房，用来摆放泛着柔光的真皮精装书，借此让他更显才智练达，尽管他可能一本书也没读过。其时书之贵贱按其珍罕与否而定，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出版商，形成了兴趣各异和追逐新奇的买书人群。而书房和藏书楼的出现，则反映了时人所接触到的知识天地已愈加广阔了。

昔人心目中的藏书楼和书房是精英之地，幽静宜人，原木装修，专供独自求学问道。可是就像我们曾经以为帷幔与古代装饰风格密不可分

一样，这种观念很快就消退了。随处均可是书房。书不再限于惟一的某个地方，不再限于仅供读书之用的书房或工作区域。读书人希望自己的书放在方便取阅的地方，散落各处，近在身边，触手可及。书可

堆叠，也可整齐摆在桌上，也可乱叠成金字塔形放在椅子上，也可放在床边伸手可及的地方，或者隐藏于屏风之后。高高垒砌的书籍，一直碰到天花板，为当今读书人营建出“摩天书楼”的环境。

与住宅里的其他任何一间房相比，最见主人性情的应属书房。正如药柜里面的藏品会以神奇的精确说明某人的平生经历，^[1] 主人所读的书会显示他们的兴趣品味、个人偏好，不亚于一份心理



[1] 此处是指本书中琼·瓦什的藏书放于药柜里。——译注

小传。历史学家罗斯^[1]说：“知其所读之书即可知其为人。丘吉尔之藏书大可见其人品。”

是故本书专述可透露主人性情的书房，显示了书卷盈室的书房如何听从创造它的主人去激怒人取悦人，去迷惑人引诱人。《坐拥书城》记述的就是这类读书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嗜书如命，所筑的书房风格多样，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形容自己为书着魔，为书痴迷，一门心思要买更多书，为书寻找更多场地。书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书确定了他们的兴趣、职业、价值观。而到处是书的家则确定了他们的为人。其实对于事事以书为先的人，用作闲览的房间，还有放置藏书的种种巧思，都能让任何房间变成书房。我们采访过的诸位人士，毫无例外都提到小时候开始就爱书，就受到书香熏染，都说起领到第一张图书馆借书卡的兴奋之情，还有在邻近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很多人都回忆说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家到处是书，长辈还朗读书籍给他们听。有一位

还珍藏着儿时读书用的小摇椅，另一位回忆起小时候和母亲出去旅游时，拿大人给的零花钱“去买书”。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存放书籍，如何把书籍从故宅搬往新居，如何营建或聚集他们的“书墙”，一旦藏书要分享或散尽时该如何做，还有如何让新书与旧籍融为一体。

有些受访人是严肃的收藏家，努力去搜求

早期的古登堡《圣经》，真皮装订的古书，还有第一对开本的莎士比亚剧作集。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和大部分收藏家一样，藏书多于所需。他说：“我们看重书籍的装帧之美，我们看重书籍的收藏传承。我觉得，世人不应该因为我们爱让自己的主人公衣着得体就瞧不起我们。”还有些藏书家是为了乐趣而藏书，并没什么特别的

缘故。戴维斯把自己也算入这派人物，“藏书家爱书不仅是他可读到什么内容，尽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他收藏一本书也是因为此书的外观，对此书的感觉，甚至是此书的气味。他与书的雅事是一种轻松愉快、陶冶身心的激情。”

还有一些收藏家只是为了读书而藏书。他们聚书是要读书，然后藏好，认为它们是会继续



THE CIRCULATING LIBRARY.

[1] A. L. Rowse, 1903—1997,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述甚丰，以研究伊丽莎白王朝的历史著作最为知名。——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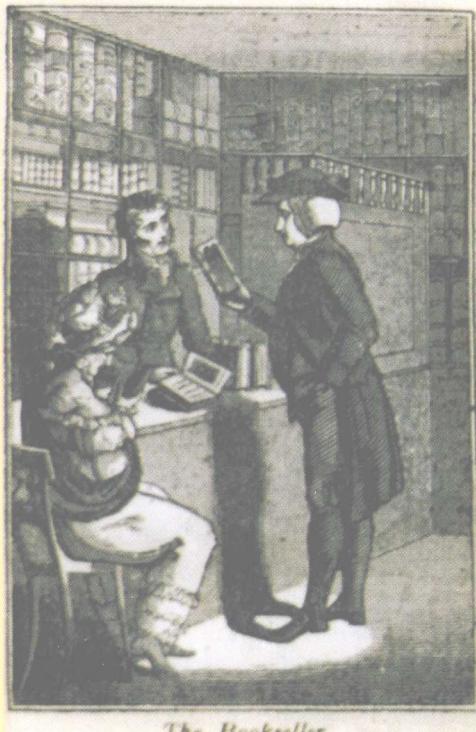
散发内在的艺术魅力的珍宝。我们大多数人可归入此类。我们收藏小时候读过的书是因为对它们有感情，想传给自己的孩子。我们长大后，收藏给成年人看的书籍，收藏我们喜欢和崇拜、希望重读的书籍。我们工作了，会添加与工作有关的书。我们结婚离婚，我们成家立业，我们韶华渐逝，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始终与我们的书不离不弃。《时代》杂志前主编亨利·格朗沃德（Henry Grunwald）与路易丝·梅尔哈多（Louise Melhado）结婚后，双方就为各自的藏书划分了界限。路易丝说：“要把亨利的书和我的书合在一起，就像要两支大军会师一样。”

人们不停地为书营造一个家，是因为书让人有家的感觉。书卷盈室的房间是滋润性灵、舒心怡神之地，也可让人暂别喧嚣俗务，可品茗，可高谈，可思考，可读书，可追忆往事，亦可养气益智。书中描述的以下几处地方都证明上述说法确有道理：一个位于四面空旷的阁楼上的单间工作室，四壁皆书，主人称藏书是房子的心脏；一幢显赫古老的宅第，全屋用棕色石头建成，阶梯上摆满书，还蔓延到每层地板。书中的人物所述，无论

是学者还是家庭主妇，作家还是商人，也说明了以上有关书房的观点是正确的。所有读书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他们的藏书表达了他们对家的感觉。或许下面这个惨痛的事例能说明这点。一九九〇年，加州的奥克兰市和伯克利市发生大火，建筑师库迈尔斯基（Thaddeus Kumierski）为客户在劫后余烬中设计房子。

在重建室内装饰时，库迈尔斯基坚持要设计几个书柜，这样可带来温暖安稳的感觉。客户同意了，接着似乎突然想起了一件伤心事——“可是我一本书都没有了。”

书这样一种不起眼的方盒状物体，一手就可把握，却蕴藏着如斯力量，其威力似乎很惊人。书会引发恐惧（恐怖团体“白人雅利安抵抗组织”去一些美国书店



The Bookseller.

损毁书籍，真不知为何？），不过书也可带来快乐。舞蹈家詹妮弗·穆勒（Jennifer Muller）就参考人手必备的工具书《罗杰同义词词典》，取材于“移动”（to move）词条所包含的五百个同义词，创作了舞蹈《同义词词典》。书也可杀人：英国作家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

插图《教象读书》选自藏书家奥托·贝德曼(Otto L. Bettmann)所著的《读书之乐》。

《霍华德庄园》中写道，生性胆小的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返回庄园不久，与人争执之中碰倒了书橱，书籍坍塌如雪崩，不幸一命呜呼。^[1]

史载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成立第三帝国后不久，就有组织地着手清除他们视为“腐化堕落的”书，也许这是惧怕书籍力量的最骇人例子。纳粹所谓的“正确健康的”书，就是那些鼓吹反犹主义和光荣的日耳曼民族的书（“空气只属于日耳曼人/快滚吧，犹太佬”），其他的书籍均被没收，在焚书仪式中毁之一炬，伴随着众人齐声发出的魔咒般叫嚣：“根据对人所作的毁灭性分析，过分渲染潜意识欲望……/弗洛伊德的臭书，我发誓要一把火烧了。”

时至今日，书籍遭到了新的威胁。电脑科技让人能从各种浩瀚来源中检索到信息，一张光盘即可复制并呈现在屏幕上，这似乎预示着靠书来学习将很快成为一种过时的方式。很多大学出版社和图书馆都认为书籍出版业可能难逃劫数，终将变成生产磁盘和光碟的电脑化厂家。到二十世纪末，今天我们熟知的图书馆会像静止摄影或食

品库一样，终将变成明日黄花。

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詹姆斯·哈德利·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认为图书馆是高贵的公共机构，他对此奋勇捍卫，并大声疾呼：“一个人不管在世上从事什么职业，居住在何处，图书馆都是他们求学之旅的起点。阅读本身就像冒险，而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他的继任者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也说：

“书籍便于携带，翻开就能阅读，又各有特色，在今天而言，或者就所能预见的技术而言，仍然无可匹敌。”即使新闻周刊互动公司(Newsweek Interactive)主编暨总经理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这类使用光盘多媒体的

先锋人物也不得不承认：“说到要表达观念的纯粹力量，没有东西能胜过文本。”

光盘与书，孰优孰劣？自然不免有争论。女作家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说了一句言简意丰的话：“磁盘和书不同，你总不能带一张软盘片上床看吧？”我们同意她的看法，《坐拥书城》就是明证。本书叙述了多位爱书人如何为他们的书籍魂牵梦绕，还描写了因藏书而形成的那种相亲相迎的气氛，有时候，这种气氛甚至超过读书的乐趣。



[1] 此处参照原小说情节翻译，与原文有出入。——译注

ANTICHITÀ
DI
HERCOLANO
THE
TOMO
I.
GRAND
PASSION

INTICHTÀ
DI
HERCOLANO
TOMO
V.